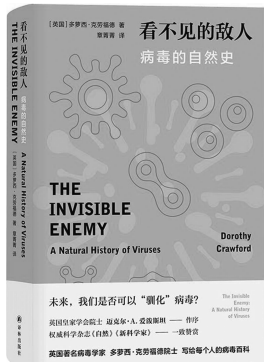


# 与爱情不同，疱疹是永恒的

□文云乡



《看不见的敌人：病毒的自然史》  
[英]多萝西·克劳福德  
译林出版社  
2021年8月

新冠病毒也好，德尔塔病毒也罢，已经把小小寰球搅得疲惫不堪。周天寒彻，已经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这一看不见的病毒究竟是怎么回事？谁能借我一双慧眼，把它看得真真切切明白明白？英国一位获得过大英帝国勋章的爱丁堡大学教授多萝西·克劳福德的《看不见的敌人：病毒的自然史》，也许能给困惑迷茫的人们提供一些理性的认知与清醒的预判。

21年前，克劳福德针对美国1969年的时任卫生部长好大喜功地向国会宣布“我们现在可以结束对传染病的研究了”，进行了极大地冷嘲热讽：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也不知道这位当年的美国卫生部长，是何种专业背景？为何会如此满嘴跑火车？克劳福德直言不讳地说，病毒完全不受我们的控制，悄无声息地入侵我们的身体，寄生于我们的细胞。直至如今，病毒仍在与我们这一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一争高下。这些话，不是预言，但却振聋发聩。

扯远一点说，曾有一部也叫《看不见的敌人》的同名电影，说的是趋于崩溃的德军在1944年拍摄的关于狙击战的军教

影片。“二战”初期，德军横扫千军如卷席，几乎无往而不胜，却轻视了对狙击手的培养。但东线苏联红军狙击手却让德国人大伤脑筋。临时抱佛脚，此时德军匆匆设立大量狙击手学校以应付战事，电影就此应运而生。夜幕降临，大雨倾盆，疲惫不堪惊魂未定的德军士兵蜷缩在碉堡之内，四周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偏执狂和幽闭恐慌症在碉堡里滋生蔓延，诡异的气息慢慢折磨着每一个人。但现在的所谓病毒生化武器不知道比当年狙击手的杀伤力要高出多少几何量级呢。克劳福德直言，微生物是选择性攻击个人或大都市的理想武器。它们可以通过所有传统的安全设备走私，只需要一点点的量就可以杀人无数。

《看不见的敌人：病毒的自然史》是多萝西·克劳福德写给所有人的病毒百科。她以生动有趣的拟人化文笔，讲述病毒的起源和历史，也讲述人类与病毒抗争的艰难历程。克劳福德先从《致命的寄生虫》的引入，细说病毒、细菌和微生物、宿主之间的辩证关系，探讨新型病毒，抑或是披上新装的旧敌？克劳福德就传播疾病的咳嗽和喷嚏，发表自己的专业看法，她郑重其事地告诉人们：与爱情不同，疱疹是永恒的。就“病毒与癌症”这一令人谈虎色变的沉重问题，她也坦率直言，和盘托出。至于如何寻找治愈方法，未来病毒与人类的关系，她也进行了一番展望：未来，是敌，还是友？总之，克劳福德从病毒的类型到传播途径、致病方式，从公共卫生、疫苗接种到抗病毒药物，从人类已有的成就到未来看不见的风险，娓娓道来，为我们提供关于病毒的丰富信息、准确认识和开阔视野。“人们有权知道入侵自己身体的微生物的准确信息。”阅读这本书，将使我们对病毒多些了解，少些恐惧。

不过克劳福德也提出忠告：疫苗接种确保我们不会再看到过去常常发生的诸多致死和致残的急性病毒感染的周期性流行，全世界的儿童都从中获益。但对于病毒，我们仍需做好迎接意外的准备，我们即将迎来一场流感流行，但是无人知晓它何时到来，我们的监测系统能否及时发现它，它将涉及哪种病毒株，或者目前的疫苗能否预防它。我们将再一次由病毒摆布。克劳福德在书中还特别提到了霍夫曼主演的电影《极度恐慌》，非洲帐篷里的恐惧，埃博拉病毒的嚣张，众多生命的无助，与电影《看不见的敌人》中的令人窒息的氛围，彼此呼应，如出一辙。诚如这部电影所言：人类继续统治地球的最大威胁是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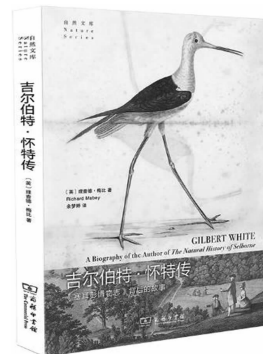
多萝西·克劳福德是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爱丁堡皇家学会院士，她历任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教授、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医学微生物学教授及生物学院院长。克劳福德专研病毒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她对爱波斯坦-巴尔病毒和病毒感染的工作使她享有国际声誉。在她看来，“目前，对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可能是生物战中病毒（和其他微生物）的使用。这种类型的战争绝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现在我们有了最先进的输送装置，能够广泛且有效地传播任何致命的微生物”。

1796年，詹纳发明了接种疫苗。1980年，天花在全球范围内被根除。如今这个新冠病毒，何时可以得到有效的根除？克劳福德说了这样一番话，意味深长：传统上，病毒只会带来疾病和痛苦的坏家伙，而现在它们正被训练成有用的东西。那么，在21世纪，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我们对病毒的看法发生改变。

克劳福德的母亲，病逝于1973年，年仅60岁。

# 塞尔彭的怀特

□林颐



《吉尔伯特·怀特传》  
[英]查德·梅比  
商务印书馆  
2021年7月

“塞尔伯恩(塞尔彭)教区位于北纬51度、伦敦西南约50英里处，坐落在汉普希尔郡最东端，与塞克斯郡接壤，距萨里不远，几乎处在奥尔顿和彼得斯菲尔德两镇的正中间。”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吉尔伯特·怀特不会料到《塞尔彭博物志》后来会成为英语世界印刷量第四的图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以“现代观鸟之父”、博物学家之名，载誉史册。

1720年，吉尔伯特·怀特出生在塞尔彭，在此度过大半人生。怀特一家与塞尔彭结缘已久，吉尔伯特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塞尔彭教区任职，怀特是七个孩子里的长子，他后来就读于牛津，喜欢漫游四方，尝试过一些工作，最后安居于故乡这个小村庄。他终生未婚，毕生精力都放在对当地动物、植物的观察及研究上。

怀特写了很多书信，与同好者分享，围绕鸟类与动物的习性而展开。同好中有一位是托马斯·彭南特，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不列颠动物志》的作者。怀特给彭南特提供了很多参考，纠正了作品里的错误，彭南特丰富的出版经验帮助怀特在晚年终于把这些通信汇集成书。另一位是戴恩·巴林顿，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巴林顿不是田野观察家，不是普及者，他的兴趣主要在博物学理论，巴林顿为怀特的思考提供了方向和奇妙思想。

吉尔伯特·怀特的生活平静如水，去世之前名声不彰，留世资料不多。尽管《塞尔彭博物志》如今声名赫赫，给它的作者立传却非易事。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下了很多功夫，四处搜寻有关吉尔伯特·怀特的蛛丝马迹，终于完成了《吉尔伯特·怀特传》。梅比是英国著名的自然作家，写过很多博物书籍，中译版《杂草的故事》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喜爱。

这部传记揭示了怀特与家族成员的关系。朴素静谧的乡村环境滋养了怀特一家。吉尔伯特和兄弟姐妹在孩提时代就喜欢田园、花草和小动物。梅比描述，怀特对风景很有品位，有时又简直像个普通农民，痴迷于明显乏味的植树育苗。传记用了不少笔墨描写约翰，吉尔伯特的弟弟，也是一位博物爱好者。约翰修建了塞尔彭的“之”字小路，还撰写了《直布罗陀动物群》一书，但是约翰的生活因为赌博而混乱不堪，他不是哥哥们那种当时追求进步、讲求平民主义的博物学传播者。梅比认为，怀特兄弟之间隐藏的竞争意识，可能让哥哥们忽视了对约翰的帮助。约翰与吉尔伯特构成了对应，可以说，成功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性。

这部传记没有把吉尔伯特·怀特刻画为高洁的“圣人”。吉尔伯特的牛津生涯非常普通，像任何一个大学生。怀特的日记写了很多聚会、喝咖啡、畅饮红酒、旅行、音乐会、玩牌、谈恋爱等事情，他对金钱也很热爱，账本表明他用于吃穿、娱乐的开支一点也不少。青年时代的吉尔伯特并不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也有失落迷茫，只是渐渐地，塞尔彭当初在年幼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记越来越清晰，吉尔伯特对于自然和动物的认识与情感也越来越深刻。

梅比的传记写作，最终引向的就是我们对“遗产与传说”的思考：是什么让我们如此热爱《塞尔彭博物志》，吉尔伯特·怀特的“神话”，又代表了什么？

# 荒诞时空里的市井烟火

□高海平



《大望》  
李凤群  
花城出版社  
2021年8月

李凤群的长篇小说《大望》读得我好迷茫，就像钻进了一座迷宫，进去出不来，一会儿看到了真实的市井烟火，一会儿又陷入奇离古怪的事物当中。作品中的主人公——老赵、钱老师、孙老善、老李，四个早年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跟随着儿女们离开了大望洲。偶然之间，就像时光隧道塌陷了一般，被甩向了无边的空茫，莫名其妙地和儿女失去了关联。这种空茫在四位老人的眼里都是真实的，在儿女们的眼里却是虚幻的、荒诞的。

老赵因为早上出门遛弯忘记带钥匙，回来时儿子却不认识他了。无奈之下，开始了求证自己的一系列神操作。到公园看见人就问：我是老赵吗？老赵给钱老师打电话，第二个主人公出场了。钱老师也有相同的遭遇：他在三个儿子家轮流生活，去二儿子家所在的开城时，儿子的小区变成了宾馆，钱老师被时空甩出去了，像老赵一样开始了流浪。钱老师跟孙老善关系好，想到了孙老善，第三个主人公出场了。孙老善的遭遇和老赵惊人的相似：儿子把他当空气，视而不见。老

赵想到了老李，第四个主人公也出场了。老李居住在离大望洲十公里的十里镇一座单身公寓。老李是四个老人中唯一的女性，一直跟着在日本的小女儿叶子生活。因为签证问题，只能日本和中国两头住，这样才在十里镇租住公寓。老李被老赵一打搅，发现自己也出现了其他三个人相同的怪事：被子女遗忘。一个荒诞的连环套把四个老人尴尬地连在了一起。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到底是时空失灵，还是生活失真？这是一部精于构思，颇费心机的小说。首先从作品四个主人公的姓氏上能看出端倪。老赵、钱老师、孙老善、老李，赵钱孙李，正是《百家姓》开头的四大姓氏。如此起名，别有趣味。

作品有几个节点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是老赵，出门遛弯回来儿子就不认识他了，儿子认为他私闯民宅打电话报警。老赵说是他父亲，儿子说父亲死去多年了。这是小说设置的第一个梗：儿子眼里老赵已死多年。

第二个节点，钱老师的三儿子钱三顺，面对父亲和其他三个老人的询问，明确表示，父亲做肠癌手术时，死在手术台上，也是多年前了。钱老师在儿子眼里已不在人世。

还有第三个节点，四个老人住在大望洲孙老善旧居里，孙老善给儿子孙小林打电话时，电话好不容易通了，孙小林开门见山地问孙老善：爹，你在那边怎么样？然后就断了。这里所说的“那边”肯定不是大望洲，孙小林并不知道父亲孙老善在大望洲。那么，这个“那边”是哪儿呢？这三个节点一直萦绕着我，伴随着我跟小说情节一起推进。

四个老人忽然失去与儿女的联系，意味着什么？这是读者密切关注的问题。与儿女失联后的老赵、钱老师和孙老善突然出现在了老李的公寓，四个人经过一番磋

商后，来到了大望洲孙老善的旧居安顿了下来。大望洲是小说重点描写的场景，也是赋予了全部寓意的地方。四个老人在这里开始了非同寻常的生命历程和漫长的人生回忆。他们在大望洲苦苦支撑了三十天后，老赵、钱老师和孙老善，在一个早上木然地离开了大望洲，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走去，永远消失了。而老李却意外地接到了日本的女儿叶子打来的电话，要接她回日本。小说结束了。

不难看出，大望洲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一种象征，它是生命出发的地方，也是生命回归的地方。四个老人困居大望洲，冥冥之中也是一种回归。不仅是身体的回归，也是精神的回归。尤其是到后期几近绝望时，发现只有说真话才能缓解心头的压力。大望洲也像一座教堂，一座屹立在田野的教堂。他们试图从忏悔中寻找自我救赎之路。

老赵、钱老师和孙老善三个人在大望洲神秘消失的方式，跟前面提到的三个节点成功地实现了闭合。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既不是梦也不是现实，是记述了三个往生之人。老李到底是不是亡灵呢？作者没有设置明显的梗。仔细阅读作品，一个更深的梗出现在眼前：叶子是被医生引产引掉的，当时胎儿六个月多，不可能存活。既然叶子没有复生，那么老李和叶子之间的故事就是一种幻觉，叶子最后给老李打来电话，就是一种招魂，老李早就是一个超度之人。大望成了无望，大望洲也就成了无望地。

李凤群为什么要描写这么一个烧脑的故事呢？其实，现实生活比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作者大胆地使用了荒诞的手法，比如时空的转换，虚与实的运用，真与假的交叉，等等，演绎了生活的真实，给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作品剖析了人性中所掩藏的劣根性和丑陋性，把现实血淋淋地展示出来，振聋发聩。